

# 家 庭 與 婚 姻

東 方 文 庫 第 二 十 九 種

# 家 庭 與 婚 姻

Home and Marriag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二年十二月初版



（東方文庫）家庭與婚姻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東方雜誌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目次

未來社會之家庭……………一

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二三

# 未來社會之家庭

俄國 Alexandra Kollontay 著  
沈雁冰 譯

## 一 家庭與工錢勞動 (Wage-Labor) 的婦女

共產社會中應該維持家庭的存在麼？共產社會中的家庭和現在的家庭一樣麼？這是一個窘迫勞動階級婦女的問題，也是男人們所很爲注意的問題。近來這個問題更擾亂勞動婦女的心理，但我們却不必大驚小怪：人類生活，當我們的眼前刻刻變換；從前的習慣和風俗，漸漸兒不見；平民家庭的全體，已改組得新奇古怪，出於預料之外。更有一樁使現今的婦女聽了要發怔的事，便是在蘇維埃俄羅

斯中，離婚的容易。據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國民委員會的布告看來，離婚已經不是一樁花錢的事，僅僅貴人做得到；勞動婦女欲脫離蠻橫的酗酒的丈夫，不必苦延幾月至幾年去等候判離書，只消一禮拜或二禮拜的時期，離婚便成了。但是這等輕易的離婚法，一方是結婚後沒幸福的婦人的希望，一方也使其他婦人吃驚，像那一向認丈夫是『靠山』或『終身之托』的婦人尤甚；他們尚不知道婦人們必得養成一種習慣，可以到處找個依托 (support)；不是在男人堆中找，却是在一個社會中找，一個國家中找。

現在我們不必隱起真情不講了；在從前的正式家庭中，男人掌管一切，女人無一事得管，——因為伊沒有自己的意志，沒有自己的錢，也沒有自己的時間。——這等的家庭，經過一天一天的修改，到現在幾乎成爲過去的了。但我們不應該爲了這等情形發憂。我們因為錯誤或無知識的緣故，往往信凡百事物自變，我們周圍的事物可以不變。諺云：一向是如此的，故將常常如此，這句話實在不通！我們只

消一看過去的人民是怎樣生活的，就曉得一切事物是板定要變的了，(subject to change) 沒有什麼固定不可變的風俗，政治組織，和道德。家庭在人類生活的萬變的反響中，常常也要變形式；從前有過的家庭，和我們現在習見的家庭，大不相同了。從前有一時，只認母系制的家庭 (generic family) 是家庭的正當形式；母系制的家庭，是一個老母親做家長，而子女，孫子女，曾孫子女圍繞著的。更有一個時候，是認父系制的家庭 (patriarchal family) 爲正當的；父系制家庭，是父親做家長，他的意志(三三) 便是一家人的法律；這種家庭，現在還可以在俄國的農村中找到。在此等處的家庭法律 and 道德，已經不是城市工人們的家庭法律和道德了；鄉下人行用的風俗，仍有許多不是城市的下級社會人家所有的。大凡家庭的形式以及風俗，每因人種之不同而有些變更。例如土耳其，阿剌伯，波斯等民族的男人，法律許他們可有多妻。從前有些部落，——現在還有，并且容忍與上述條文相反的法律，就是許一個女子可有多夫。現在通行的道德，許男子求真潔

的女子爲妻，女子在正式結婚之前保其貞潔；但會有些部落的女子，反以多『情人』（非正式結婚而遂行性交的男或女）自驕，在手腕腳踝帶了圈子，記出所有情人的數目的……這種使人驚訝的事實，在我們看去，或要算他不道德，而在他民族視之，則爲神聖，反以我們的風俗和法律爲有罪呢。

是故吾人正無庸懼怕家庭形式的暗中遷變，已往的痕跡的漸漸消滅，以及現正有新關係引入男女的中間等等事實。我們只要問：『在我們的家庭制度內，什麼是要變成死的了？在男工人和女工人，男農人和女農人中間的關係，什麼是他們對待的權利和義務，可以最適合和諧於新俄羅斯（即我們現在蘇維埃俄羅斯，亦即勞工的俄羅斯）的生活條件呢？』凡是和這新條件相合的，都該維持；其餘一切老朽無用的廢物，凡是爲地主和資本家因統治便利而設立的特質遺傳給我們的，統統應該掃在一邊，和專圖私利的階級，及平民的仇敵，一齊掃去。

現在的家庭，也是古代遺傳物的一種。就從前而論，那種硬性，有團結，而難分解



的家庭，確是一家人所共需要的。設使沒有家庭，那撫養，衣食，教訓小孩子的事誰去做呢？那時要算沒有父母的孩子最命苦了。我們現在習見的家庭，都是丈夫一個人去賺錢，養活全家。妻的分內事，是管理家務，撫育小孩，這些事是妻所懂得的。但此種家庭的形式，一世紀以來，暗中不絕的毀壞，至今已難站住；凡在資本家佔優勢的地方，工廠數目驟增的地方，以及有他項需用勞工的企業的地方，概是如此的。家庭的習慣和道德，是跟着周圍生活的情形同時移轉的。那根本的使家庭道德被改變的，一定是女工 (wage labor of women) 按此處女工譯名之意是專指離家到廠工作的計薪的女工) 的盛行。從前大家都以為只是男人是贍養全家的。但近今五六十年來，我們見俄國地方的『資本軍』強迫婦女們離了家庭，離了家去求有酬報的工作了。(在別國，此情形之發生，尚早於俄) 男人賺下的錢，不設一家的化用，為妻的不得不離家找工做；為母的也不得不來叩工廠事務室的門了。一年一年過去，那離開家庭加入勞工階級的婦女，因為要擴充工作

的勢力圈，便也打出工廠範圍，加入各種日工之內，如商店的賣貨人，辦公處的助手，洗衣，傭僕等，也一天一天的增加了。據大戰未發時的計算，歐美各國自食其力的婦女，綜計有六十兆人。戰爭時其數更增。此類婦女，大半是已嫁的；她們的家庭生活是那樣的，我們很容易想得到——她們的家庭生活，是爲妻的（爲母的）每日要出外做八點鐘的工，連來回路上的時候計算，每日足有十小時！因此，她們的家，不得不忽視了；她們的孩兒，不得不聽其自然，終日逛在街上冒險，照顧不到了。爲妻的，爲母的，又是做工的，她們的心血要分做三處用：一是用在工作時間做工，和她丈夫一樣，在工廠或在商場；二是用在管理家內縫洗烹飪的家務上；三是照顧孩兒們。所以資本主義已把極重的擔子擱在婦女的肩上，要壓死她們了！既使婦女們成了賺錢的勞工，又不曾減少了她們爲妻的爲母的職務。我們已經見得婦女被這三重的，不能忍受的重擔壓住了，被壓而至聲嘶力竭的痛呼了，不止一次吊眼淚了。任勞任苦，本已是婦女們注定的命；但婦女們之命苦，沒有比那些現

在資本家鎖鑰以下的勞工婦女們再苦些的了；可是世界的工業，却正在方興未艾的時期呀！

是故女工愈多，家庭制度愈壞。爲夫的和爲妻的終日做工，不見面，這還算什麼家庭生活呀！甚至爲妻的想爲子女們預備一頓精美的飯食也沒有工夫呀！爲夫的與爲母的在一週時中，有大半工夫不在家，做苦工，甚至不能和子女們團聚幾分鐘，這又算是什麼家庭生活呀！這簡直和從前大不相同呀；從前爲母的是一家之主母，留守家中，管家中的事和撫養孩兒們，母親的一雙眼，是時時刻刻注在孩兒們身上的；——現在呢，在絕清早聽得工廠汽管放汽的聲音，女工便趕去上工，到晚又是一聲汽管叫，女工們才急急趕回家做全家的晚飯以及其餘最重累的家務；於是略一睡眠，便又起來做第二天的事了。這種已嫁的女工的生活，簡直就是工廠生活！在這種情形下，無怪家庭關係天天變鬆，而家庭自身，更加崩解了。然則從前是什麼東西把家庭做得那麼強有力呢？第一，因爲是只靠爲夫的即

爲父的負擔一個家庭；第二，家庭這東西，是全家人人所必需；第三，兒童是由父母撫養長成的。這三者中就剩到現在的是什麼呢？爲夫的已經不是惟一負擔家用的人了。他的妻進了工廠，已經能和丈夫一樣賺錢，分擔家用了。伊已經能自食其力，而且也常常幫伊的丈夫和孩子們。惟有撫育兒童一事，尚須待家庭去做。我們且看在這關係上頭，家庭到底要得要不得。

## 二 家務非必要了

從前曾有一時，婦女們的一生，全都在家庭中過去；凡是貧苦人家，不論城居鄉居，都是如此的。這些婦女，家門以外的事，一概不知，而且也不欲知。他們藏在家內，有各種事需做，這樣就度過了日子，這些事都是極必要而有用的，不但對於一家有益，對於全國也是有益的。現今女工以及農家婦女所做的事，舊時的婦女統統做了去：伊治餐洗衣，收拾房子，做衣補綻；尚不盡此區區數事而已，還有許多現今

女子所未嘗做的事，伊也做了去：紡紗，織布，製衣，結襪，做花邊，都能；如尙有餘力，還可以製久藏的食品如燻的醃的食品。還要造酒，製燭。從前婦女的職務是多少繁雜廣博呀！這是我們的母親和祖母們經過的生活了。就在我們現在，那些交通不便的鄉僻地方，仍舊有這種的家庭生活，純粹保留。這種家庭內的主母，挑着的一付重擔子，久已不是現今大城市大工業中心的勞動婦女所能想到的了。

在我們祖母的時代，凡此諸種家庭工作，都是必要的，有用的，一家的人都仰給的；主母愈能盡力做此等工作，一家人的生活愈愉快愈豐富。就如國家，也能從這些管家婦女的活動力中，得了許多利益。因為舊時婦女的家庭工作，不但能供給自己家中人，還能造出富源，如布，線，牛油等等，作為商品，供應市場，那便可算是有代價的東西了。

我們的祖母們和曾祖母們的工作，固然是不用銀錢的數目來計算的；但舊日農人或工人的娶妻，都以『滿手是金』為目的，這句俗語，現在還保存着。因為只靠

男人賺錢而沒有婦人的家庭工作去輔佐，是不設家庭中的化用的。在這一點上看來，國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和丈夫的利益是連着並行的：因為在家庭的婦女愈能活動，便愈能製出各種日用的物件，除自用外，還能以其所餘賣給鄰市；如此，一地全部的經濟自也更當興旺增長了。

但是資本主義已把此等古式的生活全部變更了。從前家庭中出產的一切物品，現在是移在工廠中製造了。機械已取為妻者的靈手而代之。現在那一個主母還肯忙忙碌碌製燭，紡紗，織布呢？此種日用品，可在隔壁的小店中買得了。從前年輕的小姑娘們，箇箇會結襪。現在你見那一個做工的小姑娘結襪自穿呢？因為沒有時間做此等事了。時間即是黃金，斷沒有人得不到一些利益，肯把時間胡亂費去的。現在那些變成勞工的管家婦，與其費時失業的自結襪子，到不如買一雙現成的便宜多了。也沒有做工的女人，肯化工夫自摘瓜果來做醃菜了，因為鄰近的雜貨店內，就有現成醃好的瓜果出賣。雖然舖子裏賣的東西要次等等，醃菜的味

兒也次些，沒有爲妻的親手做的那樣適口，然而做工的婦女既沒有空工夫做這些事，也沒有餘力做這些怪煩重的家務了。伊是一個按工計薪的勞工，比什麼事都緊要些；伊是被迫得拋棄家務的。總之，現代的家庭，是一天一天的和家庭工作分馳；而我們祖母手裏的家庭，却是以家庭工作爲成立一個家的必要品。一切東西，從前在家中出產的，現在是在工廠中出產了。

家庭只是消費，不再生產了。現在管家婦的主要工作只有四種：清潔，（洗地板，掃塵，收拾雜用物等事）；烹飪，（預備一日三餐）；洗衣，縫紉，（修補衣服）；這些都是痛苦而又費力的工作；終日在工廠的勞動婦人，在一日苦工之外，更要爲此消耗許多時間和精力。從前我們祖母們的工作，決不會較此更爲多些。而且她們（祖母們）的工作是生利的，對於國家或民族經濟上是有益的，這種性質，更非現今婦人們的家庭勞工所包有；現今婦人們的家庭勞工，是不生利的，（從民族經濟一點上觀察是不生利的），因爲此等勞工不能產生新價值。

現在的婦女，便算能設一天到晚操作，打起精神，清潔家庭，預備食事，料量衣服；但到天晚一算，便見一天的努力，得不到一些物質的結果；她在一天內胼手胝足造出的東西，沒一件可以拿到市場做商品。而此等家務是無窮的；屋子裏總常見積著灰塵，回家的丈夫總常是肚飢的，孩兒們的靴上總常是泥垢的……管家婆的工作是一天一天無用了，一天一天變成『不生利』(unproductive)了。

從前個人式的家庭生活，已到了盛極而衰的地位。現在是公同式的家庭生活。一天一天的代興。或遲或早，勞動的婦女總能一天不要再顧着自己的家務；在將來的共產社會中，是要有一班特別婦女專做家庭工作，不做其他勞工。富貴人家的婦女，本來是不管家務，自由自在的；爲什麼勞工的婦女，至今尙要擔負這種痛苦的工作呢？在蘇維埃俄國中，一切勞工婦女的生活，都有同一的安恬，同一的光明，同一的清潔，(衛生)同一的美，圍繞着，而在從前，這些都只有富貴人家的婦女纔得享受呀。共產社會內的勞動婦女，不必將他們極少的娛樂時間，化費在『烹



調飲食』一件事內，因為共產社會有公共飯店 (public restaurants)，有公廚 (central kitchens)，要喫什麼，只管去拿便是了。

此種設備，(公共飯店與公廚) 各國都在日增，即在資本家占據的區域內，亦然。五十年以來，歐洲各大城市內的飯店和咖啡店，是一天多似一天；正和秋雨過後暴長的菌一樣。但到底因為在資本主義底下，所以只有錢袋兒滿滿的人能殼進酒店內喫喝個飽；而在共產社會內便不然，無論何人，都可以隨意走進公共飯店或公廚內喫喝個飽。喫食是如此了，乃至洗衣等等其他工作，亦莫不然：工作的婦女，可以不再自己做漿洗補綴等之麻煩的事了；只消每一禮拜把污衣送到公共洗濯所 (central laundries)，待漿洗好了再去取便是了。勞動的婦女，簡直不用操一些心了。更有特設的縫綻舖，可以代勞動婦女縫補敝衣，使勞動女工能把黃昏的時間清閒快樂過去，不再為這些瑣碎的雜務所苦了。所以，在共產社會的底下，那四種主要家務，至今尚存留的，也一齊要消滅了。共產社會反可替婦女